

约翰·西尔的《新世纪的哲学评论 2008年 Review of 'Philosophy in a New Century' by  
John Searle (2008)–  
(2019年修订版)

Michael Starks

抽象

在评论这本书之前,我提出了对维特根斯坦和西尔和理性的逻辑结构的评论。这里的文章大多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出版(尽管有些已经更新),还有一个未发表的项目,这里没有什么会令那些跟上他的作品的人感到惊讶。和W一样,他被认为是他时代最好的站立哲学家,他的书面作品是坚如磐石,自始至终具有开创性。然而,他未能足够重视后来的W,导致一些错误和混乱。仅举几个例子:在第7页,他两次指出,我们对基本事实的确定性是由于支持我们主张的压倒性理由,但W在《关于确定性》中明确表明,不可能怀疑我们的系统1感知,记忆和思想,因为它本身就是判断的基础,不能判断本身。在第8页的第一句中,他告诉我们确定性是可更新的,但是这种"确定性",我们称之为确定性2,是通过经验扩展我们的公理和不可更新的确定性(确定性1)的结果,它完全不同于它命题(真或假)。这当然是W反复展示的"用语言来打击我们智力的魔咒"的一个经典例子。一个词- 两个(或许多)不同的用途。

他的最后一章"命题的统一"(以前未出版)也将受益匪浅,阅读W的"关于确定性"或DMS的两本书的OC(见我的评论),因为他们清楚地区分了真正的只有句子描述S1和真或假描述 S2 的命题。这让我觉得S把S1观念视为命题的一种超优方法,因为他们在S2中开始思考它们后才变成T或F。然而,他的观点是,命题允许陈述实际或潜在的真理和虚假,过去和未来和幻想,从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进步,超过前或原语言社会,是令人信服的。正如他所指出的,"一个命题是任何可以决定满足条件的东西...和满足的条件...就是这样的。或者,需要补充的是,这可能是或可能想象成这种情况。

总体而言,PNC很好地总结了在维特根斯坦的半个世纪的工作,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但在我看来,W仍然是无与伦比的,一旦你明白他在说什么。理想情况下,它们应该一起阅读:西尔为清晰的连贯的散文和概括,用W的敏锐例子和辉煌的格言来说明。如果我年轻得多,我会写一本书。

那些希望从现代两个系统的观点来看为人类行为建立一个全面的最新框架的人,可以查阅我的书《路德维希的哲学、心理学、Mind和语言的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和约翰·西尔的《第二部》(2019年)。那些对我更多的作品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看到《会说话的猴子——一个末日星球上的哲学、心理学、科学、宗教和政治——文章和评论2006-2019年第3次(2019年)和自杀乌托邦幻想21<sup>世纪</sup>4日(2019年)。

但是,我并没有通过满足自己对世界的正确性来满足我对世界的想象:我也没有,因为我对它的正确性感到满意。不:这是我区分真假的继承背景。维特根斯坦 OC 94

"现在,如果不是我们所关注的因果关系,那么头脑的活动就在我们面前。维特根斯坦《蓝皮书》第6页(1933年)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因为你是假设,而不是简单地描述。如果你的脑袋被这里的解释所困扰,你就忽略了提醒自己最重要的事实。维特根斯坦 Z 220

"哲学只是把一切都放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推导任何东西...在所有的新发现的发明和发明之前,人们可能会把"哲学"这个名称赋予它。维特根斯坦 PI 126

"我们提供的是真正的关于人类自然历史的评论,而不是好奇心;然而,而是对事实的观察,没有人怀疑,只是没有标记,因为他们总是在我们眼前。维特根斯坦 RFM I p142

"哲学的目的是在语言停止的时候竖起一堵墙。维特根斯坦哲学场合 p187

语言的局限性表现在无法描述一个与句子相对应(是句子的翻译)的事实,而不只是重复句子(这与康德哲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关)。维特根斯坦 CV p10 (1931)

"这里最大的危险是想观察自己。LWPP1, 459

"机器过程会导致思想过程吗?答案是:是的。事实上,只有机器进程才能引起思考过程,而"计算"并不为机器进程命名;它命名一个可以在机器上实现(通常也是)的过程。西尔 PNC p73

"...将过程描述为计算是外部物理系统的特征;而将过程识别为计算并不识别物理学的内在特征,它本质上是一个观察者的相对特征。西尔PNC p95

"中文室论表明,语义不是语法的内在。我现在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即语法不是物理学的内在。西尔PNC p94

通过递归分解消除同源谬论的尝试失败了,因为获得物理学固有的语法的唯一方法是在物理学中加入一个共和体。西尔 PNC p97

但是,您无法通过识别与计算模拟共享的模式来解释物理系统(如打字机或大脑),因为该模式的存在并不能解释系统实际上如何作为物理系统工作。...总之,语法的归因没有确定没有进一步的因果权力,这一事实对于程序提供认知因果解释的说法是致命的.....只有一个物理机制,大脑,其各种真实的物理和身体/精神的因果关系水平的描述。西尔 PNC p101-103

简而言之,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处理'感的抽象程度太高,无法捕捉内在意图的具体生物学现实.....我们对此差异视而不见,因为同样的句子"我看到一辆车向我驶来"可以用来记录视觉模型的视觉意图和输出...在认知科学中使用的"信息"意义上,说大脑是信息处理装置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西尔 PNC p104-105

"如果有理由采取行动,仅仅因为原因陈述中所报告的事实性质,并独立于代理人的愿望、价值观、态度和评估? ...传统讨论的真正悖论是,它试图在词汇中构成休谟的断头台,即僵化的事实价值区分,而词汇的使用已经预先假定了这种区别的虚假性。西尔 PNC p165-171

"...所有的地位功能,因此所有的制度现实,除了语言,是由具有宣言的逻辑形式的言语行为创造的...地位功能的形式几乎总是是权力问题...承认某物是权利、义务、义务、要求等,就是承认行动的理由。这些去功能结构使得可能的欲望独立行动的理由...一般观点非常明确:基于愿望的采取行动理由的一般领域,其先决条件是接受一种与愿望无关的行动理由制度。西尔 EPNC p34-49

"一些最重要的逻辑特征的意向性是无法企及的,因为它们没有直接的现象学现实...因为出于无意义而创造的意义是没有意识的...它不存在...这是。。。现象错觉。西尔 PNC p115-117

"意识是因果还原到大脑过程...意识和意识除了潜在的神经生物学的因果力量之外,没有自己的因果力量...但是因果的可还原性不会导致本体论的可还原性...意识只以经验存在...因此,它不能被简化为具有第三人本体的东西,一些独立于经验而存在的东西。西尔 PNC 155-6

"...心灵与世界的基本意向关系与满足条件有关。命题是任何可以站在与世界的有意关系中的东西,因为这些有意的关系总是决定满足的条件,而一个命题被定义为任何足以确定条件的东西。满意,事实证明,所有的故意是一个命题的问题。西尔 PNC p193

在详细评论新世纪哲学(PNC)之前,我将首先对哲学(描述性心理学)及其与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关系提出一些评论,如西尔(S)和维特根斯坦(W)的作品中。因为我觉得这是把西尔或任何评论者的行为,在正确的视角。

虽然S没有说,而且似乎基本上不知道,他的大部分工作直接来自W,即使他经常批评他。说Searle继续W的工作并不是说它是W研究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只有一个人类心理学(出于同样的原因,只有一个人类心脏病学),任何准确地描述行为的人都必须表达声音e W 所称内容的变体或扩展(如果它们都正确描述行为,则必须)。我发现大多数S预示在W,包括版本著名的中国房间辩论反对强AI和有关问题,这是Chaps 3-5的主题。顺便说一句,如果中国房间对你感兴趣,那么你应该读维克多·罗迪奇的xInt,但几乎未知,补充CR-"Searle释放每一个缺陷"。Rodych 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 W 数学哲学的卓越论文,即公理系统 1 的 EP(进化心理学)计数能力高达 3,并扩展到无休止的系统 2 SLG 的数学(中学语言游戏)。W对数学心理学的洞察为对有意性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我也会注意到,没有人谁促进强AI,行为主义,计算机功能主义的多变版本,CTM(思维计算理论)和动态系统理论(DST),似乎意识到,W的Tractatus可以被视为最引人注目的和有利的陈述他们的观点曾经写过(即行为(思考)作为事实的逻辑处理,即信息处理)。

当然,后来(但在数字计算机在图灵眼中闪闪发光之前)W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为什么这些是思想的不连贯的描述,必须被心理学所取代(或者你可以说这是他余生所做的一切)。然而,S很少提及W的先见之明的思想作为机制,以及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对它的破坏。自W以来,S已经成为这些机械行为观的主要解构者,以及最重要的描述性心理学家(哲学家),但没有意识到W如何完全期待他,也没有意识到,总的来说,做别人(但看到许多论文和普劳福和科普兰在W,图灵和AI的书)。S 的工作比W 的工作要容易得多,尽管有一些行话,但如果你从正确的方向接近它,它几乎非常明显。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我对W 和其他书籍的评论。

维特根斯坦对我来说无疑是人类行为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工作作为一个整体表明,所有的行为都是与生俱来的真公理的延伸,我们的有意识的比例(系统2)(S2)来自无意识的阴谋(系统1)(S1)。见"关于确定性"(OC)他最终扩展处理这个想法和我的审查,准备。他的语料可以被看作是所有动物行为描述的基础,揭示了心灵是如何工作的,确实必须工作。"必须"是由以下事实:所有的大脑都有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基因,因此只有一种基本的工作方式,即这必然有一个公理结构,即所有高等动物都共享基于包容性的相同进化心理学健身,在人类,这是扩展为成人格(认知或现象错觉)的基础上,喉咙肌肉收缩(语言)进化操纵他人(变化,可以被视为微不足道)。

可以说,W 和 S 的所有工作都是这些思想的发展或变化。这里的另一个主要主题,当然,在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讨论中,是需要将基因编程的自动化与文化的影响分开,而自动论是所有行为的基础。尽管很少有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以全面的方式明确讨论这个问题,但可以看作是他们处理的主要问题。我建议,将所有关于高阶行为的研究都视为一种努力,不仅有助于区分快速和缓慢的思维(例如,感知和其他自动化与处置——S1和S2——,而且自然和培养,这将证明它的最大价值。

W在他的最后一个时期(以及他早期作品中以不太清晰的方式)所阐述的,是进化心理学(EP)的基础,或者如果你喜欢,心理学,认知语言学,故意,更高层次的思想或只是动物行为。可悲的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的作品是一本独特的描述性心理学教科书,现在与写作那天一样重要。他几乎被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忽视,甚至那些或多或少了解他的少数人,也没有意识到他对EP和认知错觉的最新作品的期待程度(思维理论,框架,快速和缓慢的思维等两个自我,- 见下文)。Searle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描述,高阶社会行为是可能的,因为最近进化的基因处置心理学,而后来的W

显示了它是如何基于真正的只有无意识的S1的无意识公理进化进入S2的有意识的处置命题思维。

我建议W的关键是把他的语料作为破译我们的EP的开创性努力,看到他描述S1和S2的两个自我和快速和缓慢的思维的多种语言游戏,并通过从他的第三期工作和阅读回到原型的,达人。还应清楚的是,只要它们是连贯和正确的,所有的行为描述都描述相同的现象,并且应该很容易地相互转化。因此,最近流行的主题"内体思维"和"激进的精神主义"应该直接从W的工作(和他们确实)。然而,几乎没有人能够效仿他的例子,避免行话和坚持辛辣的例子,所以即使是值得怀疑的西尔必须过滤和翻译,以确保这是真的,甚至他没有得到如何完全W已经预见到最新的以快速和缓慢的、自我体现的思维(写作、说话、表演)工作。

W也可以被视为进化认知语言学的先驱,通过仔细分析语境中语言使用的例子,可以看作是对思维及其进化的自上而下分析。他揭露了语言游戏的多种,以及真正的无意识、前语言或原语言公理快速思维对感知、记忆和反省思维、情感和行(通常被描述为皮下和原始的皮质爬行动物大脑先自我,镜像神经元功能),后来进化出更高的皮质性倾向语言意识能力,相信,知道,思考等,构成真假命题慢思维的次要语言游戏,是构成我们如此崇拜的第二自我人格的认知错觉网络。W剖析了数百种语言游戏,展示了S1级真实感知、记忆和反射行为如何转化为对S2处置的思考、记忆和理解,他的许多示例还涉及自然/培养问题明确。从这个进化的视角来看,他后来的作品是人性的惊人启示,完全是当代的,从来没有被追平。许多观点都有启发性价值,但我发现这种进化的两个系统视角照亮了所有更高的行为。多布詹斯基有句名言:"除了进化,生物学上没有什么意义。哲学中除了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

共同的想法(例如,平克的一本书"思想的东西:语言作为人性的窗口"的副标题),语言是我们思想的窗口或某种翻译,甚至(Fodor),其中一定有一些其他的"思想语言"h这是一个翻译,被W(同样被S)拒绝,他试图展示,与数百个不断重新分析的可观语言的例子在行动,语言是最好的画面,我们可以得到的思考,思想和人性,和W的整体语料库可以看作是这一理念的发展。早在西尔之前,他拒绝了生理学、实验心理学和计算学自下而上的方法(例如,行为主义、功能主义、强AI、Dynamic Systems Theory,C)的观点。omputationT他M因德,等)可以揭示他的自上而下解构的语言游戏(LG)做了什么。他指出的主要困难是理解我们眼前总是在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对系统1的遗忘(大致什么S所谓的'现象错觉')和捕捉模糊("在这些最大的困难调查是找到一种表示模糊性的方法"LPP1,347)。因此,言语(即口腔肌肉收缩,我们互动的主要方式)不是心灵的窗户,而是心灵本身,它由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行为的声学爆炸来表达(即,我们的演讲使用后来进化的次要语言)第二自我的游戏(SLG)——处置——想象、认识、意义、相信、打算等。

和他其他格言一样,我建议人们认真对待W的评论,即即使上帝可以观察我们的头脑,他也看不清我们在想什么——这应该是"内含心"的座右铭,正如S所阐明的,认知心理学的座右铭。但上帝可以看到我们感知和记忆,以及我们的反身思维,因为这些S1函数总是因果精神状态,而S2处置只是潜在的CMS。这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关于我们的语法和我们的生理学。S混水在这里,因为他提到处置作为精神状态,但W在很久以前,他表明,因果关系的语言并不适用于高阶紧急S2描述-再次不是理论,而是对语言如何的描述(思考)工作。这引出了另一个在W中很突出但被S否认的观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给出描述,而不是一个理论。S坚持说,他提供的理论,但当然"理论"和"描述"也是语言游戏,在我看来,S的理论通常是W的描述-一个上升的任何其他名称...W的观点是,通过坚持一些我们都知道是我们行为的真实描述,我们避免了试图解释所有行为(所有语言游戏)的理论的流沙,而S想要概括,不可避免地误入歧途(他给出几个例子,他自己的错误在PNC)。当S和其他人无休止地修改他们的理论来解释各种语言游戏时,他们越来越接近于通过许多例子来描述行为,就像W一样。

W在他后来的第二和第三个时期最喜欢的主题是不同(但相互数字化)LG的快速和缓慢的思维(系统1和2或大致的主要语言游戏(PLG)和次要语言游戏(SLG)的内部和外部-见例如,约翰斯顿-维特根斯坦:重新思考内在"如何混淆两者是哲学和心理学的的主要产业,私人语言的不可能和所有行为的公理结构。动词,如"思考","看到"首先描述了S1功能,但随着S2的进化,它们也逐渐被应用到它,导致整个内部神话的产生,例如,试图指想象,就好像它看到大脑内的图片。PLG是非自愿的、系统1

、快速思维、镜像神经元、仅真实、非命题、精神状态-我们的感知和记忆以及非自愿行为(包括系统1真理和UA1(对机构1的理解)的话语和描述和情绪1-如喜悦,爱,愤怒),可以描述因果,而进化后来的SLG是表达或描述自愿,系统2,慢思考,心理神经元,可测试的真或假,命题,真理2和UA2和情感2-快乐、爱、恨、处置(往往反事实)想象、假设、打算、思考、知道、相信等,这只能用原因为来描述(即,这只是一个事实,试图描述系统2神经化学,原子物理学,数学,只是没有意义-见W的许多例子和西尔对此的良好询问)。

除非想在EP、遗传学、生理学方面给出理由,否则不可能用原因为来描述系统1的自动化(例如,"我把这看成苹果因为..."),而且正如W反复证明的那样,给出"解释"是毫无意义的。以他们将来会有意义为条件——"没有什么是隐藏的"——他们现在或永远不会有意义——(例如,"这里最大的危险是想观察自己。LWPP1, 459)。

一个强大的启发式是将行为和经验分为意向性1和意向性2(例如,思考1和思考2,情绪1和情感2等),甚至到真理1(只有公理)和真理2(经验扩展或"定理",由真理1的逻辑扩展的结果。W承认,"没有什么是隐藏的",即,我们的整个心理学和所有哲学问题的答案都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活)在这里,困难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承认他们一如既往,在这里我们面前-我们只需要停止试图寻找更深。

一旦我们理解了W,我们就意识到将"语言哲学"作为独立于其他行为领域的单独研究是荒谬的,因为语言只是心灵的另一个名字。而且,当W说理解行为绝不取决于心理学的进步(例如,他引用的断言"心理学的混乱和贫瘠不是用称之为'年轻的科学'来解释的——但是,我还有另一个评论从来没有见过引用-"科学进步对哲学有用吗?当然。发现的现实减轻了哲学家们的任务。想象各种可能性。(LWPP1,807)。因此,他不是立法科学的界限,而是指出我们的行为(主要是言语)是我们心理学最清晰的画面,所有关于高阶行为的讨论都受到概念上的困惑。

FMRI、PET、TCMS、iRNA、计算模拟、AI和所有其他是令人着迷和强大的方法,可以扩展我们固有的公理心理学,为我们的行为提供物理基础,并促进我们对语言游戏的分析,尽管如此,这些游戏仍然无法解释-EP只是这样-和不变。真正的公理,在"确定性"中最彻底地探索,是W的(后来的西尔的)"基石"或"背景",即进化心理学,这是可追溯到细菌及其后代(例如人类)的自动真实反应,通过包容性健身机制(IF)演变和运作——见伯克的精湛的"社会进化原则"。

W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把对行为的分析看作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当然,这些也是复杂的语言游戏,一个人的描述是另一个人的解释。从它们与生俱来的、只有真实、非经验(自动和不可改变)的对世界的反应开始,动物通过推导来扩展他们的公理解,进一步真实理解(我们可以称之为"定理",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语言游戏,即使在数学的背景下)。

暴龙和介子变得像我们两只手的存在或呼吸一样不受挑战。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人类自然的看法。心灵理论(TOM)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组真正的、只有机构的理解(UA是10年前我设计的一个术语),其中新生的动物(包括苍蝇和蠕虫,如果UA被适当定义)有,并且之后,我们大大地(在较高的真核生物)。然而,正如我在这里注意到的,W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于许多有意性,有系统1和系统2版本(语言游戏)-快速无意识的UA1和缓慢的意识UA2,当然这些都是多方面现象的启发。虽然S2的原材料是S1,但S2也反馈回S1+更高的皮质反馈,以达到心理基础的最低感知、记忆、反射思维水平。W的许多例子都探索了这条双向的街道(例如,在约翰斯顿中,可以看到鸭子/兔子的讨论和"看"。 )。

在19世纪末之前,进化论不再是任何正常、理性、聪明的人的理论,至少半个世纪前达尔文的理论。人们不禁将Tyrannosaurus rex和所有与它相关的内容通过EP的不可阻挡的工作融入到我们真实的唯一背景中。一旦一个人得到这个逻辑(心理)的必要性,这是真正令人惊愕的,即使是最聪明和最好的似乎没有掌握这个最基本的事实的人类生活(与康德,西尔和其他几个帽子的尖端),这是奠定了在格雷在"关于确定性"中的细节。顺便说一句,逻辑方程和我们的公理心理学对于理解W和人类本性(正如丹尼尔·莫亚尔-沙罗克(DMS)所必须的,但阿菲克没有其他人指出)。

因此,我们分享的大多数公共经验(文化)成为我们公理EP的真正延伸,在不威胁我们的理智的情况下,不能被发现错误。足球或布兰妮斯皮尔斯不能只是消失从我或我们的记忆和词汇,因为这些概念,想法,事件,发展出来,并连接到无数其他人在真正的唯一网络,从出生开始,并扩展到所有方向,以涵盖我们的大部分地区意识和记忆。一个推论,很好地解释DMS和阐明自己独特的方式由西尔,是,对世界和其他思想的怀疑观点(和其他一堆废话,包括空白石板)不能真正得到立足点,因为"现实"是非自愿的快速思考公理,不能检验真或假命题。

我认为很显然,与生俱来的纯公理W在他的整个作品中被占据,而且几乎完全在OC(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关于确定性》)中,相当于当前研究的中心的快速思维或系统1(例如,见卡尼曼-"思考快和慢",但他不知道W奠定了框架约75年前),这是非自愿和无意识的,对应于感知的心理状态(包括UOA1)和记忆和非自愿的行为,W在无尽的音符例子。有人可能会称这些为"脑内反射"(如果用大脑中的能量来测量,我们大脑的所有能量可能占了全部脑力的99%)。

我们缓慢或反思,或多或少的"意识"(谨防另一种语言游戏网络!)第二自我大脑活动对应于W所指的"处置"或"倾向",指的是能力或可能的行动,不是精神状态(或不同意义上),并且没有任何明确的发生时间和/或持续时间。但是,W广泛讨论的"知道"、"理解"、"思考"、"相信"等性格词汇,至少有两个基本用途。一个是一种奇特的哲学用途(但进入日常用途),以摩尔(其论文启发W写OC)为例子,它指的是由直接感知和记忆产生的真正的句子,即我们天生的公理S1心理学('我知道这些是我的手')和S2一,这是他们的正常使用作为处置,可以采取行动,它可以变成真或假('我知道我回家的路')。

非自愿快速思维的调查已经彻底改变了心理学、经济学(如卡尼曼的诺贝尔奖)和其他学科,其名称包括"认知错觉"、"刺激"、"框架"、"启发论"和"偏见"。当然,这些也是语言游戏,所以将有越来越多的和更少的有用的方法来使用这些词,研究和讨论将有所不同,从"纯"系统1到组合1和2(规范W明确表示),但大概永远不会慢系统2处置薄仅国王,因为任何系统2的思想或故意行动都不可能在不涉及许多复杂的网络"认知模块","推理引擎","脑内反射","自动化","认知公理","背景"或"基石"(作为W后来西尔打电话给我们的EP)。

W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是现在所谓的思想理论(TOM),或者我更喜欢"理解机构"(UA),但当然他没有使用这些术语,这是现在主要研究工作的主题。我建议咨询伊恩·阿珀利的工作,他仔细解剖UA1和2,最近已经意识到一个领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家丹尼尔·赫托,因为赫托现在把UA1描述为一个幻想(或者更确切地说,坚持有UA1 中没有"理论"或表示形式,即保留给UA2)。然而,像其他心理学家一样,Apperly不知道W在60到80年前为此打下了基础。

W无数次提出的另一点是,我们有意识的精神生活是表象,因为它不能准确描述或确定我们的行为方式——现在是行为科学的支柱。参见 PNC 中的"现象错觉",了解哲学中的一个伟大例子。W和S的描述心理学的一个明显推论是,是系统1的无意识的自动化主导和描述行为,而后来进化的有意识的倾向(思考、记忆、爱、渴望、后悔等)只是锦上添花。这一点最惊人的是最新的实验心理学,其中一些被卡尼曼在引用的书中很好地概括了(例如,见"两个精灵"一章,但当然有大量他最近的作品,他不引用和无尽的流行流d 专业图书发行)。这是一个很容易辩护的观点,大多数新兴的关于认知错觉,自动化和更高阶思想的文献是完全兼容和直接推断从W。

关于我的看法W作为EP的主要先驱,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非常清楚地解释几次具体和多次通过,心理学背后的后来被称为瓦森测试-长期的EP研究的支柱。

最后,让我建议,从这个角度来看,W不是晦涩,困难或不相关,但闪烁,深刻和水晶般清晰,他写一个,一个,因为我们思考和方式,想他就是错过一个最伟大的智力冒险可能。

现在,我们已经在合理性的逻辑结构(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学)上有了一个合理的开端,我们可以看看我在过去几年中构建的这项工作产生的意向性表。它基于西尔的一个更简单的,这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维特根斯坦。我还在修改

后的表格表中纳入了当前研究人员在思维过程心理学中使用的表格,这在最后9行中得到了证明。应该证明它比较与彼得·哈克最近3卷的人类性质。我提供此表作为一个启发式描述的行为,我发现它比我见过的任何其他框架更完整、更有用,而不是作为最终或完整的分析,这必须是三维的,有数百个(至少)数百个(至少)箭头在 S1 和 S2 之间具有许多(可能全部)路径的方向是双向的。此外,S1和S2的区别,认知和意愿,感知和记忆,感觉,知识,相信和期待等之间的区别是任意的,也就是说,W表明,所有单词在上下文上都很敏感,大多数词都完全具有不同的用途(含义或 COS)。许多复杂的图表已经由科学家出版,但我发现,在考虑行为(而不是思考大脑功能)时,这些图表的效用微乎其微。每种级别的描述在某些上下文中可能很有用,但我发现粗糙或更精细会限制其实用性。

理性的逻辑结构(LSR),或思维的逻辑结构(LSM),行为的逻辑结构(LSB),思想的逻辑结构(LST),意识的逻辑结构(LSC),人格的逻辑结构(LSP),人格的逻辑结构,以及意识的描述性心理学(DSC),高阶思想的描述性心理学,意图性——古典哲学术语。

**系统 1 是非自愿的、自反的或自动的"规则"R1,而思维(认知)没有间隙,是自愿或考虑性的"规则"R2 和 Willing(自愿)有 3 个间隙(参见 Searle)**

我建议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描述行为,将西尔的"满意条件"改为"通过移动肌肉将精神状态与世界联系起来",即说话、写作和做,以及他的"心灵与世界联系"。"适合的方向"和"世界到心灵的适合方向"由"事业起源于头脑"和"事业起源于世界"S1 只是向上因果(世界到头脑)和无内容(缺乏表示或信息),而S2有内容和向下因果(心灵世界)。我在本表中采用了我的术语

。

我在其他著作中详细解释了这张表。



## 从决策研究

	倾角 *	情感	记忆	感知	欲望	PI **	IA ***	行动/词
潜意识效果	不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不
协会/ 基于规则	基于规则	阿奥布	联想的	联想的	阿奥布	基于规则	基于规则	基于规则
上下文依赖/ 抽象	抽象	上下文依赖/ 抽象	上下文依赖	上下文依赖	上下文依赖/ 抽象	抽象	上下文依赖/ 抽象	上下文依赖/ 抽象
串行/并行	串行	串行/并行	并行	并行	串行/并行	串行	串行	串行
热/ 分析	分析性的	分析性的 启发式	启发式	启发式	分析性的 启发式	分析性的	分析性的	分析性的
工作需要 记忆	是的	不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般情报依赖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认知负荷 抑制	是的	是的 不	不	不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激发 促进或抑制	抑制	促进或抑制	促进	促进	抑制	抑制	抑制	抑制

S2 的公共满意度条件通常被 Searle 和其他人称为 COS、表示、真相制造者或含义（或由我自己使用 COS2），而 S1 的自动结果则被其他人指定为演示文稿（或我自己称为 COS1）。

\* 倾向·能力·偏好·表示形式·可能的动作等。

\*\*塞尔的先前意图

\*\*\*塞尔在表演过程中的意图

\*\*\*\*塞尔的合身方向

\*\*\*\*\*塞尔的因果关系

\*\*\*\*\*（心理状态实例化-原因或自身实现）。塞尔以前称这种因果关系为自我参照。

\*\*\*\*\* Tversky / Kahneman / Frederick / Evans / Stanovich 定义了认知系统。

\*\*\*\*\*这里，现在(Hn)，那里，然后(Tt)

人们应该永远记住维特根斯坦的发现,在我们描述了语言在特定语境中可能用的用途(意义、真理制造者、萨蒂瓦蒂条件)之后,我们已经耗尽了它的兴趣和尝试解释(即哲学)只会让我们远离真理。需要注意的是,此表只是高度简化的无上下文启发式方法,必须在其上下文中检查单词的每次使用。上下文变化的最佳研究是在彼得·哈克最近3卷的人类性质,其中提供了许多表和图表,应该与这一个比较。

那些希望对维特根斯坦、西尔及其从现代两个系统的观点中的行为进行分析的人,可以查阅我的书《哲学、心理学、心灵和语言的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和西尔第二部(2019)

现在,对西尔的PNC的一些评论。PNC中的文章大多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出版(尽管有些已经更新),还有一篇未发表的文章,对于那些跟上他作品的人来说,这里没有什么惊喜的。和W一样,他被许多人认为是他时代最好的站立哲学家,他的书面作

品是坚如磐石,自始至终具有开创性。然而,他未能足够重视后来的W,导致一些错误和混乱。

在第7页,他两次指出,我们对基本事实的确定性是由于支持我们主张的理由的压倒性重量,但W在《关于确定性》中明确表明,不可能怀疑我们系统1的真正-唯一公理结构。感知、记忆和思想,因为它本身就是判断的基础,不能被评判。在第8页的第一句中,他告诉我们确定性是可更新的,但是这种"确定性",我们称之为确定性2,是通过经验扩展我们的公理和不可更新的确定性(确定性1)的结果,它完全不同于它命题(真或假)。这当然是W反复展示的"用语言来打击我们智力的魔咒"的一个经典例子。一个词-两个(或许多)不同的用途。

在第10页,他责备W对原则的反感,但正如我上面指出的,'主说'是另一种语言游戏(LG),在行为的一般描述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很少精心制定的例子和一个从大量的这样的出现,我没有受到许多反例。早期进化是一个只有有限清晰例子的理论,但很快成为大量例子和完全不同的理论的总结。同样,用一个理论可以概括一千页W的例子,一个来自十页。

同样,在第12页,"意识"是自动化系统1功能的结果,它在几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在正常情况下,不是证据问题,而是我们自身案例中只有真正的理解,只有真正的理解。在其他人的情况下感知。

当我读第13页时,我想:"我能感到极度痛苦吗?不!\*这不是"痛苦"在相同的意义上。"内在经验需要外在的标准"(W),西尔似乎忽略了这一点。见W或约翰斯顿。

当我阅读接下来的几页时,我觉得W对思想/语言的联系有了更好的把握,因为他认为它们在许多语境中是同义词,他的作品是一个辉煌的心灵阐述,如许多可口的例子。语言使用。如上文所引述,"现在,如果不是我们所关注的因果联系,那么头脑的活动就在我们面前。如上所述,我认为S结束第3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从两个系统的角度考虑W的OC来回答的。同样,关于科学哲学的第6节。罗迪奇已经做了一篇关于波普尔与W的文章,当时我认为它很棒,但我必须重新阅读以确保它。最后,在25页,人们可以否认,任何修订我们的概念(语言游戏)的因果关系或自由意志是必要的,甚至是可能的。你可以阅读W的任何页面的原因。用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等的例子来谈论世界是一回事,但说任何与我们正常使用单词有关的话是另一回事。

在第31、36等,我们再次遇到相同的词(在哲学和生活中)不断的问题,掩盖了LG在"信仰","看到"等的巨大差异,适用于S1,它只由目前的心理状态组成,而S2则不是。本章的其余部分总结了他关于"社会胶水"的工作,从EP,维特根斯坦的角度来说,这是S1的自动快速动作,产生了S2的缓慢处置,在个人发展过程中,S2的缓慢处置是不可阻挡的,并且普遍扩展为广泛的自动无意识与他人的无意识关系,并任意进入文化变化。

第3至5章包含他众所周知的反对机械思维的观点的论点,在我看来,这是明确的。我读过整本书对它们的回应,我同意S的观点,他们都忽略了他提出的非常简单的逻辑(心理)观点(总的来说,W在半个世纪前就拥有了计算机)。用我的话说,S1是由无意识的、快速的、身体的、因果的、自动的、非命题的、真实的只有精神状态组成的,而缓慢的S2只能用或多或少对行为有意识的倾向来连贯地描述。(潜在操作)是或可能成为命题(T或F)。计算机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只有派生的意向性,这依赖于我们的观点,而高等动物具有与视角无关的主要意图。正如S和W所欣赏的,最大的讽刺是,这些唯物主义或机械的心理学的减少伪装成尖端科学,但实际上它们完全是反科学的。哲学(描述性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摆脱迷信)正在变得手在手套,这是霍夫施塔特,丹内特,库兹韦尔等,谁被排除在外的寒冷。

第62页很好地总结了论点之一,但第63页表明,他仍然还没有完全放手的空白石板,因为他试图解释社会的趋势,从文化扩展的S2。正如他在许多其他地方写作一样,他给出了行为主义的文化、历史原因,但在我看来(就像W一样),机械思维的观点与几乎所有行为都一样存在——这是我们EP的默认操作。它寻求解释,从我们可以故意思考通过缓慢,而不是在自动S1,我们大多保持遗忘(即,一个实例,什么西尔有名字"现象错觉")。再次,在第65页,我发现W的描述,我们的公理继承心理

学及其扩展在他的OC和其他工作是更深比S的(或任何人的),所以我们不是'自信',狗是有意识的,而不是不清楚怀疑它意味着什么(有什么COS可以让它是假的?)。

第5章很好地拆除了CTM、LOT等,在"计算"、"信息"、"语法"、"算法"、"逻辑"和"程序"等时,这些术语都是观察者相对(即心理)术语,在此中没有任何物理或数学意义心理意识,但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他们最近被赋予了其他感官。同样,人们被同一个词所迷惑,而忽略了它使用的巨大差异(意思)。经典维特根斯坦的所有扩展,我推荐胡托的论文。

第6章"现象错觉"(TPI)是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在拆除现象学的同时,它显示了他的最高逻辑能力,以及他未能把握后W的全部力量,以及最近伟大的启发性价值对两个自我的心理研究。很显然,TPI是由于对S1的自动化的遗忘,以及把S2的缓慢意识思维视为不仅主要,而且有一切。这是经典的空白板盲。也很明显,W显示这一点大约60年前,也给出了它的首要,我们先天系统1的真正的无意识自动公理网络的首要。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西尔在它周围跳舞,但从来没有完全到达那里。非常粗略地讲,关于世界的"观察者独立"特征作为S1和"观察者依赖"功能作为S2应该证明非常具有启发性。正如S指出的,海德格尔和其他人的本体论完全向后,但当然,由于EP的违约,几乎每个人都如此。

但真正重要的是,S没有采取下一步来认识到TPI不仅仅是少数哲学家的失败,而是我们的EP的普遍盲目性,它本身内置于EP中。实际上,他几乎在一个点上用这些话来表达这一点,但如果他真的得到了它,他怎么可能不能指出它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除了罕见的例外(例如,贾纳·蒂尔丹卡拉斯可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因古文明开始,最近和显著奥修,佛陀,耶稣,博迪玛,大自由约翰等,我们都是肉傀儡绊倒在我们的生活基因编程的任务摧毁地球。我们几乎完全专注于使用第二个自我S2个性来放纵S1的幼稚满足正在创造地球上的地狱。与所有生物体一样,它只与繁殖和积累资源有关。是的,关于全球变暖和下个世纪工业文明即将崩溃的噪音很大,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它。S1写剧本,S2表演它。迪克和简只是想玩房子-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个,这是,这是宝贝。也许可以说TPI是,我们是人类,而不仅仅是另一种灵长类动物。

第7章关于自我的本质是好的,但没有真正打动我作为新的。关于财产二元论第8章更有趣,尽管大部分是他之前作品的重犯。他上面最后一句开场白概括了这一点,当然,对第一人称本体论批判性的坚持完全是维特根斯坦。我看到的唯一一个重大错误是他在第158页对二元论错误的空白或(文化)类型的解释,而在我看来,这显然是TPI的另一个例子——他(和几乎其他人)已经犯了很多次错误。并在p177等上重复,在否则极好的第9章中。基因程序S1(大部分)通过S2拉肉木偶的弦(收缩肌肉)。故事的结尾。再次,他需要阅读我对W的OC的评论,所以他改变"良好的理由相信"在p171的底部和顶部p172的"知道"(在真正的意义,即K1)。

在p169上再次提出临界点。"因此,说点东西和意思就涉及到两个满足的条件。第一,对话语的满意条件,第二,话语本身应具备满足的条件。一种方法是无意识的自动系统1激活系统2的更高的皮质意识人格,导致喉咙肌肉收缩,告知他人,它以某种方式看待世界,这承诺它的潜力行动。在语言前或原始语言学互动中,只有粗肌肉运动能够传达关于意图的非常有限的信息,S在第10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他的最后一章"命题的统一"(以前未出版)也将受益匪浅,阅读W的"关于确定性"或DMS的两本书的OC(见我的评论),因为他们清楚地区分了真正的只有句子描述S1和真假描述S2的命题。这让我觉得S把S1观念视为命题的一种超优方法,因为他们在S2中开始思考它们后才变成T或F。然而,他的观点是,命题允许陈述实际或潜在的真理和虚假,过去和未来和幻想,从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进步,超过前或原语言社会,是令人信服的。正如他所指出的,"一个命题是任何可以决定满足条件的东西...和满足的条件...就是这样的。或者,需要补充的是,这可能是或可能想象成这种情况。

总体而言,PNC很好地总结了在维特根斯坦的半个世纪的工作,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但在我看来,W仍然是无与伦比的,一旦你

明白他在说什么。理想情况下,它们应该一起阅读:西尔为清晰的连贯的散文和概括,用w的敏锐例子和辉煌的格言来说明。如果我年轻得多,我会写一本书。

